

程虹著

中国质量 怎么办

ZHONGGUO ZHILIANG ZENMEIBAN

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企业家精神下滑

中国经济的大分化

我国有假冒伪劣的传统吗？

“僵尸”是自己折腾的结果

国民产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为何可以万众创新？

企业最根本的发展战略——质量创新

中国质量怎么办：改革

数据质量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之一



人民出版社

中国质量 怎么办

ZHONGGUO ZHILIANG ZENMEIBAN

程虹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装帧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梁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质量怎么办 / 程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682-7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质量管理—报告—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361号

书 名 中国质量怎么办

ZHONGGUO ZHILIANG ZENMEBAN

著 者 程虹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3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6682-7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中国质量怎么办》是《中国质量怎么了》的姊妹篇，也是我关于中国质量问题的第二部经济学随笔集。

《中国质量怎么了》自2013年5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这本书在当当网一上架，就连续两周在社科类图书销售榜上排名第一；并上了全国多家实体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作为一本主要谈质量且相对比较小众的专业书籍，多次重印且销量领先于同类书籍；尤其让我欣慰的是，读者们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多褒奖，其中很多人并不是专门从事与质量有关的工作，仅仅是关心质量问题的普通消费者，但他们却一致认为《中国质量怎么了》为正确看待中国质量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知识。

《中国质量怎么办》的出版，完全是来自于读者的鞭策。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和我身边的一些同行或朋友，经常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中国质量怎么了》虽然很好，但还可以做到更好，因为我们想知道中国质量到底应该怎么办。为此，可以说连这部书的名字也是来自于读者。2013年以来，我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转型升级、质量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内生增长与人力资本质量等方面。所有这些研究内容，实际上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质量怎么办？

《中国质量怎么办》第一个主要的回答是，看企业家怎么办。这些年来，我研究的最大感悟就是，谈中国质量问题绝对不能离开企业家，正是企业家决定了中国质量的现状，也同样是企业家决定了中国质量的未来。这本书不仅用很多理论分析了为什么是企业家的观念和行为决定了中国质量的一些问题，也用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说明，企业家如果真正地实施质量创新发展战略，就可以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质量怎么办》第二个主要的回答是，要从质量本身的创新做起。要回答中国质量怎么办，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质量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呼吁质量的重要性。如果质量发展的路径不对，恐怕越重视只会离预期目标越遥远。要解决中国质量问题，就要实现质量创新，通过质量创新从供给侧解决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高质量的需求与低质量供给的矛盾。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了企业的质量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以及国家层面的质量创新，即通过质量创新来推动强国建设。

《中国质量怎么办》第三个主要的回答是，要改革。这句话很简单，但这些年来我深刻体会到，改革真的是知易行难。要解决中国质量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质量的治理方式，真正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本书中，我从很多方面谈到了质量治理改革的问题，包括如何冲破一些利益的约束。

正如我在上一本《中国质量怎么了》中提出的，要做中国质量的建设者。同样，对于《中国质量怎么办》的回答，依然还是要我们人人都做中国质量的建设者。为此，在这本书中，我特别谈到我所在的机构——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以下简称 IQDS），是如何践行做中国质量建设者的。近十年来，IQDS 的一群人简简单单地做着一件事，即研究中国质量问题和培养中国质量人才。回首十年，我们始终不忘初心，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多原创性的成果，当前的重点主要是在与世界知名大学的专家合作上，我们力争将中国质量问题的研究推向世界主流的学术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当然，在持续推动 IQDS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水平道路上，我们还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但好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找到了破解这些难题的最好方法，那就是建立“努力到无能为力，奋斗到感动自己”的价值观。

这本书的风格与上本书一样，将专业的研究成果通过通俗的描述，让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其主要内容是来自于我每两周一次在 IQDS 官方网站上



前 言

发表的专家视点，以及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和 *Global Times*（《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专栏文章，还包括部分我讲课和演讲的内容记录。

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 IQDS 的同事们，是他们和我在一起每天对中国质量问题的学术讨论，鞭策着我每两周将这些有价值的成果写成经济学随笔，特别要感谢江华丽和刘芸两位同事，对本书内容编辑和整理上的帮助。还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的鼓励，正是她的不断鼓励下，才使我下定决心将这些成果最终整理成这部书。



2016年8月于珞珈山樱顶

目 录

前言 /1

一、企业家决定质量 /1

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企业家精神下滑 /2

中国经济的大分化 /6

我国有假冒伪劣的传统吗？ /10

“僵尸”是自己折腾的结果 /14

被宠坏的企业家 /17

十年之痒 /20

企业重视质量吗？ /23

企业为何理性地不重视质量？ /25

有价值观才能有价值 /29

二、供给侧的关键是质量 /33

必须改变的经济盈利模式 /34

国民产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37

最大的结构性问题 /41

解决宏观与微观相背离的问题 /44

我国经济增长迎来提高质量的良机 /47

没有痛苦指数哪有幸福指数 /50

“分享”与“独占” /53

换一种思路 /57

股市暴跌背后的国民性 /62

三、质量的本质是创新 /65

- 质量创新由用户说了算 /66
- 不赚钱的质量有意义吗? /69
- 为何可以万众创新? /72
- 高工资的正效应 /77
- 创新的“显示终端”是质量 /80
- 质量创新要靠大数据 /83
- 质量创新由谁发动? /86
- 坚持传统就是质量创新 /89
- 这些企业为何要垄断不要创新? /92

四、没有质量创新战略 就没有企业的未来 /97

- 企业最根本的发展战略——质量创新 /98
- 质量创新战略的框架体系 /101
- 质量时代——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环境识别 /105
- 质量政策——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环境约束 /108
- 质量需求——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目标 /111
- 大数据平台化——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手段之一 /114
- 技术研发——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手段之二 /117
- 标准能力——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手段之三 /121
- 质量信用——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实现方式 /124
- 质量文化——企业质量创新战略的价值引领 /128

五、区域经济从 GDP 到增长质量 /133

- 为什么是哲学问题? /134
- 巴黎的交融之美 /138
- 普罗旺斯:人,诗意的生活 /142
- 地方经济的复兴之路 /146

质量：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51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如何评价？	/154
质量竞争力的比较方法	/159
登顶“珞珈”纵论“大数据”	/163
思想，只能是思想	/166
一字之差	/170
六、质量强国：中国经济升级版	/173
世界强国的兴国之道	/174
有质量才小康	/177
宏观的质量强国必须有微观的支撑	/180
如何才能优质优价？	/183
强国靠挑剔的消费者	/186
大数据是重要的质量基础设施	/189
质量有产业结构问题吗？	/193
降低质量的交易成本	/196
无治理不强国	/199
七、改革：中国质量的治理之道	/203
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	/204
推进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8
改革再出发	/211
大众的还是要归大众	/213
质量视角下的世界杯	/216
举国体制何以对足球无效？	/219
足球背后的软实力	/222
用确定性治理不确定性	/225
有“管”有“放”，才能有发展	/229

利益一致性的标准 /234

中国质量怎么办：改革 /238

我很有信心 /242

建设现代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顶层设计 /246

八、IQDS 这样办 /249

中国好质量奖 /250

“中国好质量奖”的科学主张 /253

“中国好质量奖”的责任 /256

唱响“中国好质量奖” /259

致敬中国好质量的创造者 /261

面向世界的中国质量问题研究 /266

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269

“中国质量文化馆”的启示 /272

以共享为基础的国际化 /275

新年看数据 /278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奋不顾身 /281

奋斗到感动自己 /285

企业家老大 劳动者光荣 /288

感恩，唯有感恩 /291

坚韧成就奇迹 /296

数据质量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之一 /302

千万不能忘记 /305

ZHONGGUO ZHILIANG ZENMEBAN

企业家决定质量

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企业家精神下滑

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新也好，以及资源配置也好，都取决于企业家这种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级的人力资本。

中国宏观经济自 2012 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进入 2016 年似乎也没有看到底部，看来还将长期呈现 L 型的走势。在中国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水平阶段时，“陷阱”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包括 GDP 进入 6% 的区间、新增劳动力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正在滑向 6% 的下方；劳动力以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近五成的幅度，宣告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完全结束；进出口的负增长、30% 的过剩产能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库存，都意味着投资、进出口和消费的三驾马车正在失去前行的动力。

更让人不安的是，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似乎正在失去控制，传统动能正在消失，而培育新的动能则还在探索之中。

好在宏观政策找对了病症，那就是供给侧有问题，说得再直白一点，也就是微观的企业有问题。这里不得不自我表扬一下，我远在五年前的研究就已经证明，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出在微观上，微观的产品质量上不去，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不可能好转。因而 2015 年年底，我们获得了第二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等级的科研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宏观经济整体和微观产品服务的质量“双提高”机制研究》。这个课题就是从供给侧来研究如何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

关于供给侧的问题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这还是要从我们 2015 年在广东开展的 580 多家企业调查说起，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们团队走遍的这些企业中，的确很多都非常困难，数据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企业的利润在下滑，退出的企业超过两位数，还有很多即使存在，但也只能称为“僵尸企业”。然而，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另外一些企业的效益却非常好，而且这些企业就包括电子、服装等传统产业。

在同样的环境和行业中，企业效益却出现如此大的分化，这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了。因而，2015 年下半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包括几十个研究生，就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试图找到这一现象的原因。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并且将这个研究成果形成了近 40 篇的系列论文，2016 年第 1 期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就以专栏的方式刊载了其中的 3 篇。其他的也将陆续在国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推出。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不适应。

改革开放初期，一群社会的草根人群开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这群人大多数都看到了当时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于是在传统制度之外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了制度的红利。经济学家将这些企业家，称之为“制度企业家”，也就是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获得发展。应该说，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正如刚刚逝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所言，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会对未来的发展形成锁定。这群企业家们初始的选择是制度创新，那么其随后的企业行为当然也会继续依循这条路径。

的确，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制度太不合理，只要稍微做一

些边际上的改进，就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在那个时代，企业家们只要不断地去推动政府进行制度的放松，就可以获得新的利润空间，这个时候的政企合作，应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合作不断抛弃原有的制度，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化。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从总体上替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在边际上的红利是下降的（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大的制度改革，如要素市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如果还是希望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作来取得企业利润的增长，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在政府手上，尤其是在基层政府官员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制度改革的牌可打了，至多也就是执照办得快一点、审批再提速一点，而这些显然都只是行政效率范畴，已经不是制度改革的问题。企业家要指望这些东西获得利润，显然是不靠谱的。

我们调查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还依然把解决当前企业自身的经济困难，寄托在政府身上，要么是希望政府进一步搞刺激，要么就是希望政府多搞一些政策协调或补贴。在我访谈的一部分企业当中，有些企业家谈起自身企业的经营时无精打采，而谈起与“某某长”的关系时却眉飞色舞，甚至指望某某领导给一些政策，来让企业渡过难关。

调查得越多，数据分析得越深入，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恐惧就是来自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企业经营的好坏到底是由谁决定？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新也好，以及资源配置也好，都取决于企业家这种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级的人力资本。

具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企业家通过包括技术在内的全面创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第二，企业家通过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第三，企业家通过治理的改

革，降低商业的不确定性；第四，企业家通过对员工的福利激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家就是以这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发展持续不断的根本动力。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缺乏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有的长期靠模仿过日子，生产的产品更新周期漫长无比；有的只会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生存，对企业要素资源的配置就是简单的作坊式；有的只是一味埋怨政府不给力，却不去发现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有的不知道实现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型，根本搞不清楚高成本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对企业的效益具有更大贡献。如果想详细了解这一分析的科学结果，可以在我们网站的“发表论文”栏目中查看《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的学术论文。

因而，中国经济的下滑，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下滑而导致的，这其中在我国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显著，两者之间的周期完全是吻合的。

企业家精神的下滑，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所在。

(2016年1月12日发表于武大质量院官方网站“专家视点”栏目，2016年2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虹观质量”专栏转载，2016年3月3日 *Global Times* 翻译转载，2016年2月29日《报刊文摘》头版摘发)

中国经济的大分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敏感时期。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甚至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机遇期，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正在转型升级。究竟中国经济的现实如何？这需要我们迈开双腿，走到真实的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去。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敏感时期，关于这一点，从不同的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几乎截然不同的判断就可以看出。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甚至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机遇期，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正在转型升级。而对经济发展现实的判断，决定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判断正确则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机遇，判断失误则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因此我们说，当前正是中国经济最关键、也是最敏感时期。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既需要充满想象力的预测能力，也需要厚实的理论积淀，但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对复杂经济现实的深入调查。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很难找到一个既定的模式来对其进行简单的验证。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点与美国十分相似，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差距非常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是

一个转型的经济体，这个转型既包括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也包括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甚至还包括开始出现的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服务社会的转型。面对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济，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判断，最需要的就是迈开双腿，走到真实的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去。

于是，我和武大质量院的同事们，与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一批专家一起，历经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该调查是迄今为止，首个来自发展中大国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获得了近6000份有效样本，反映了企业利润、经营、生产、销售、技术、质量、人力、工资和保障等各方面的状况。应该说，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内容最为全面的企业—劳动力的调查，能科学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现状。正因为如此，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管理世界》，在2016年第2期以2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我院基于这一调查的学术论文《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该论文随后被2016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企业管理研究》全文转载。这篇论文就是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特别是以翔实的数据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大家可以登录武汉大学质量院官方网站的“发表论文”栏目查看该论文的详细内容。

我们的这个研究，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答案就是：大分化。

所谓大分化，就是指构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微观主体的企业，出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一种是成为“僵尸”并不断地退出市场，另一种是成为创新者并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企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不再是以前那种周期性的变化，只要宏观经济形势好，企业的日子都好过，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则企业的日子都不好混。当前中国虽然面临着同样的宏观经